

# 目的感：从《新博物馆学》一书 重思博物馆价值\*

Sense of Purpose: Rethinking Museum Value by *The New Museology*

尹 凯

Yin Kai

( 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 济南, 250100 )

( Institute of Cultural Heritage,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

**内容提要：**1989年，彼特·弗格主编的论文集《新博物馆学》出版面世，这标志着新博物馆理论作为一个新兴领域正式进入学术视野。较之于新博物馆学的拉丁美洲传统，这本论文集倡导的新博物馆学属于英国传统，不仅反思了博物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所形成的价值体系，而且开辟了博物馆由“旧”到“新”的新局面。现今，新博物馆学是国内热议的话题之一，相关理解与表述也层出不穷，令人遗憾的是该论文集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为此，本文将对论文集中各位学者的真知灼见和核心观点进行总结与评述，并在此基础上勾勒出该书在当代博物馆研究中的地位与价值。

**关键词：**《新博物馆学》 英国传统 传统博物馆 目的 价值

**Abstract:** The book *The New Museology* edited by Peter Vergo was published in 1989, which marks the new museum theory into the formal academic vision as an rising field. Compared with the Latin new museology, this volume belongs to the British new museology, which not only reflects the museum value systems since Victorian times, but also opens a new museum prospect from “old” to “new”. Nowadays, the new museology is one of the hot topics in China, and the related understandings and expressions are also increasing. Unfortunately, the volume has not been paid due attention. Therefore, this article will summarize and comment on the core views of each scholars, then outline the status and value of the book in contemporary museum studies.

**Key Words:** *The New Museology*; British tradition; traditional museum; purpose; value

\* 本文是山东省社科规划研究项目（编号18DQJ02）阶段性成果，彼特·弗格主编的《新博物馆学》系2017年度山东大学“阅读经典：博物馆学工作坊之新博物馆学专题”的选读材料之一。

1989年，彼特·弗格（Peter Vergo）主编的论文集《新博物馆学》（*The New Museology*）出版面世。与之前以生态博物馆和社区博物馆为代表的“新博物馆学运动”不同，该书的立意并非激进而疯狂的“反博物馆”（anti-museum）<sup>[1]</sup>论调，而是呼吁重新思考博物馆与社会的关系，实现自我调适与蜕变。既然如此，那么本书诞生的初衷与动力是什么呢？这个问题的答案需要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主编弗格的身上去寻找。20世纪80年代是英国迷茫而躁动的十年，新浪漫主义、达达主义和超现实主义引领的风尚席卷整个社会。较之于社会结构的暗流涌动，博物馆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新型艺术品无法通过博物馆的收藏、展览与诠释得到合理的表达<sup>[2]</sup>。艺术史与艺术理论出身的弗格不仅目睹了博物馆的政治性和排他性，而且深深意识到了博物馆与社会的严重脱节。有感于艺术界对博物馆的不满，弗格将心中的焦虑付诸行动，组织学者就博物馆遭遇的困境及其未来命运进行书写。时至今日，这些思考依然在空中左右着我们对新博物馆学的表达。

提及该书，就不得不提到其中一段极为经典的表述，被后人频繁引用，甚至到了一种吊诡的地步：究竟是这段话因为这本书而广为流传，还是这本书因为这段话而为人熟知？在弗格的序言中这样描述新旧博物馆学的分野：

“新”博物馆学是什么？就最简单的层面来说，所谓的“新”其实是来自博物馆专业和外界对“旧”或传统博物馆学的普遍不满。虽然读者会因为这种不满体现的消极性和循环论证的嫌疑而予以反对，但是在我看来，对“旧”博物馆学的质疑是有效的。“旧”博物馆学过多关注博物馆方法（methods），而对博物馆目的（purposes）着墨甚少，作为一门理论学科或人文学科的博物馆学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一直以来，上述提及的一系列问题没有被提出，更不用说深入讨论了……除非彻底地对博物馆在社会中所扮演的角色予以重新检验，即并不仅以诸如更多的收入或更多的观众作为标准来衡量博物馆的成败，否则，英国或世界范围内的博物馆可能会被贴上“活化石”的标签。<sup>[3]</sup>

弗格据此表达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博物馆在价值体系和专业化发展方面遭遇的危机，并成功实现了博物馆理论从“怎么存在”到“为何存在”的问题转向。“目的”是一个关键概念，博物馆应从机构自治的合理性中抽身出来，培养一种基于理论和人文关怀的“目的感”。

较之于专著，论文集的总结与评述更为不易，首先要面对整体框架和行文线索的杂乱。因此，对主题各异的9篇文章（不含序言）进行分类与提炼显得尤为重要。幸运的是，麦夏兰（Sharon Macdonald）和斯图尔特·戴维斯（Stuart Davies）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梳理该书的策略：前者立足于博物馆研究的学术潮流，从博物馆物件、博物馆的外延和博物馆观众三个方面评述此书，提出博物馆及其意义从一成不变到场景商榷的研究转向<sup>[4]</sup>。后者着眼于博物馆的核心价值，从保管职责（guardianship）、可及性（access）和社会目的（social purpose）三个方面重申了英国博物馆的未来之路<sup>[5]</sup>。据此，笔者根据内容与研究思路将9位作者的文章归入如下三类：博物馆物件（Charles Smith, Ludmilla Jordanova, Peter Vergo）、社会议题（Colin Sorensen, Paul Greenhalgh, Stephen Bann, Norman Palmer）和观众体验（Philip Wright, Nick Merriman）。分析与评述各位学者的观点仅是手段，深入剖析这些思考之于博物馆研究的学术价值才是笔者的目的所在。

## 一、博物馆物件： 有关意义、知识与表达的思考

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是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的助理保管员，博物馆工作经历和设计史学术背景使其关注到博物馆内人工制品遭遇的挑战与困境。在《博物馆、人工制品与意义》一文中，史密斯首先从博物馆史的维度回溯了维多利亚时代博物馆的价值取向：藏品展示以促进知识进步，藏品以系统的、可辨识的分类框架进行组织，所有权从个人转

向公众，提高公众的可及性<sup>[6]</sup>。然而，20世纪后半叶，博物馆作为一个安全而中立空间的理念受到挑战，即博物馆中物件的意义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知识理念、社会文化、博物馆机构、物件场景的变化而有所不同。为此，史密斯以撒克逊神像（the Saxon god Thuner）、马克街的拱廊（the Mark Lane archway）、克利福德内室（Clifford's Inn Room）为代表的时代展厅（period rooms）为例<sup>[7]</sup>，呈现了不同案例中物件收藏的选择、展示的优先，以及意义流动的复杂进程。我们不得不承认，博物馆中的物件展示实际上是一个认识论的问题。物件的表现受到设计者自身知识的影响，物件的解读与观众的多样性密切相关，博物馆空间环境和展示策略对物件意义的建构存在影响，机构的变化和更迭对物件的阐释同样重要。在文章的最后，作者提出了现今博物馆在陈列与诠释物件上的方法论路径<sup>[8]</sup>：其一，不仅关注人工制品的原初面貌，而且探寻物件的生命历程；其二，不仅考虑展览设计的优先合理性，而且反思展示策略和方法的人为性和相对性；其三，不仅提升博物馆学术研究的理论素养与人文关怀，而且积极促成博物馆对社会关系的书写。

路德米拉·乔丹诺娃（Ludmilla Jordanova）是埃塞克斯大学历史系的高级讲师，是艺术史、视觉文化、思想史方面的专家。在《知识之物：博物馆的历史维度》一文中，乔丹诺娃质疑了博物馆场域内观看与获取知识之间的天然联系。这是一个托尼·本内特（Tony Bennett）、斯维特拉娜·阿尔珀尔（Svetlana Alpers）、玛丽·布凯（Mary Bouquet）都涉足的复杂学术领域。这篇文章首先分别界定了博物馆与知识的概念与范畴：前者是一种分类的实践，通过认知与观念层面的秩序追求来塑造知识，博物馆类型、组织法则和单个物件都会在不同层面对知识产生影响；后者则可以细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诸如科学的客观知识，一种是诸如价值的现象知识<sup>[9]</sup>。在接下来的大段篇幅中，乔丹诺娃采取案例研究的方式就博物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讨论。约维克维京中心（Jorvik Viking Centre）

对过去感的探寻、伦敦贝思纳尔格林童年博物馆（Bethnal Green Museum of Childhood）对童年记忆的展示揭露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博物馆中单纯地观看物件并不能获得有效的知识与体验。那么，通过博物馆的展览技术与机制所塑造的社会关系和知识体系是否有效呢？在作者看来，自然科学、医学与民族志展示虽然是西方认识世界的客观呈现，但是其深层次的动力却是基于统治关系的表达。就算是那些特定类型的博物馆，比如民族志博物馆和艺术博物馆，也存在知识叙事的不确定性，前者追求差异叙事，而后者偏向于普世价值。作者在文章的最后提醒我们，社会史和文化史对于理解博物馆是极为必要的，只有从这两方面着手，才能把握变动不居的物件“知性”。

接下来是本书主编的文章《沉默之物》，弗格开启了他有关博物馆展览的思考，并延续到《博物馆展览的修辞》<sup>[10]</sup>中。弗格深切体认到当时英国博物馆展览的糟糕状况，并对这种不假思索地为了展出而展出的现象表达了不满<sup>[11]</sup>。“沉默之物”的提法相当具有学术创造性，这不仅为藏品研究提供了合法性，而且还承认了博物馆展览的能动性。因此，弗格在《沉默之物》中的研究焦点看似是物件，其实是展览，即让物件“开口说话”的机制。展览是该文首先予以交代的内容，包括主题的确立、利益群体的介入、展品的选择、展览的价值判断、展品的目的性等方面<sup>[12]</sup>。在此基础上，弗格总结了两种表述物件的方式，或者说是两种展览修辞，即艺术展览（aesthetic exhibition）和场景展览（contextual exhibition）<sup>[13]</sup>。两种模式各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不免存在缺陷：前者着重于审美体验而忽视作品的背景信息；后者偏向于教育理念而出现过度阐释的危机。既然沉默之物将自身的解释权让渡给展览制造，那么，博物馆教育功能能否达成的关键也就落在了展览身上。弗格认为未来的博物馆设计者应该从如下方面入手来化解这一危机：开展观众研究，尽可能地了解观众的思维结构和期望；促进文字说明向视觉阐释的过渡，生动形象地呈现事件场景；直面展览的目的性和人为性，与物件、

观念持有者保持对话与沟通。弗格在这篇文章中并未给出好展览的衡量标准究竟是什么，但是他有关物件的选择、展出与组织的种种思考却值得我们深入探究。

## 二、社会议题： 有关时间、娱乐、认同和文化权的思考

上述提及的3篇文章构成了《新博物馆学》的“物件篇”，接下来的4篇文章则属于“议题篇”的思考范畴。有关时间、娱乐、认同和文化权的诸多思考超越了物件所在的博物馆围墙，触及博物馆存在于社会的目的及其价值。换句话说，在新博物馆学时代，应对社会议题的目的感应该是博物馆亟待培养的性格。

科林·索伦森（Colin Sorensen）是伦敦博物馆（Museum of London）现代收藏的保管员，同时也是一位影像制作者和评论家。他的文章《主题公园与时间机器》洞悉了当代社会日益增长的疏离感，以及社会对于“回到过去”的热衷，诸如博物馆、主题公园和遗产地等场所为此提供了一种走出困境的“怀旧疗法”（reminiscence therapy）<sup>[14]</sup>。在形态光谱上<sup>[15]</sup>，索伦森以两种主题公园类型为例，介绍了设计者是如何通过物件与气氛的营造来再现过去感的。这一过程蕴含着非常微妙的有关现在与过去差异与相似的把控。毫无疑问，强调情感、服务、感觉体验、信息品质、参与互动、活态展演的主题公园在挑战博物馆的同时，也成为博物馆改革借鉴的他山之石。为此，索伦森为我们呈现了萨姆·汉娜（Sam Hanna）和阿瑟·埃尔顿（Arthur Elton）的相关研究，并受此启发讨论电影和其他视听媒介如何应用于博物馆中，以活态与生动的记录唤醒物件背后的文化内涵与价值。对历史内核的探寻是无法通过物件的累积而达成的，其他的辅助材料以及专业策展人至关重要。唯此，博物馆才能借鉴主题公园的有益策略，完成穿越时间、阐释历史的社会责任。

保罗·格林哈尔希（Paul Greenhalgh）是一位

装饰艺术史和设计理论方向的学者。他的文章《教育、娱乐与政治学：国际博览会的启发》以当代博物馆与历史上博览会时代在经济和社会状况上的雷同作为切入点，对比1851—1914年间英国和法国在教育、娱乐和政治上的态度<sup>[16]</sup>。在格林哈尔希看来，教育并非是水晶宫万国博览会的应有之义，而是一个意外的收获。1862年，教育目的得以确认和发扬，并逐步走上专业化和专题化的道路。与此同时，教育和娱乐的二分结构却一直存在，深刻影响着英国博览会的使命与价值。在英国，造成教育与娱乐分离的原因不仅是阶级偏见，而且和19世纪有关伦理观念和道德主义的议题相关<sup>[17]</sup>。直到最近，英国博物馆有关教育的讨论与研究依然延续了这一国家传统。与英国截然不同的是，法国的博览会在圣西门主义和拿破仑三世的影响下，走上了百科全书、平等主义的道路。因此，法国的博览会无关乎教育与娱乐之争，而是一场巨大的欢宴（revelry），娱乐价值、情感洋溢和肆无忌惮成为法国传统的价值所在。不过，英法两国的博览会都是特定政治理念的社会表达，两者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这也与吉见俊哉有关博览会政治性的论调<sup>[18]</sup>相一致。更进一步的是，作者就政治目的“是否言明”再次区分了英法传统，较之于英国的掩饰与刻板，法国在政治意图上始终保持开放、生机与活力。通篇文章看似在言博览会之事，实际上却诊断了当代博物馆病症，并以史为鉴开出良方。

斯蒂芬·巴恩（Stephen Bann）是英国当代艺术家和艺术评价家，《生活在一个新国度》一文充分展示了他的学术才华，及其对日常生活和平凡细节的把握与洞察。文章开始于作者在等待巴士时偶然获得的一封信件，一位生活在澳大利亚的英国移民试图就“重建家族史”寻求帮助。这件看似偶然的事情与历史上的约翰·巴格雷夫（John Bargrave）、维克多·雨果（Victor Hugo）的事件引起了巴恩有关个人、群体与认同、历史之间关系的思考。与博物馆建构历史的普遍性主题不同，巴恩关心的是有具体维系的过去情感，以及鲜活生命的历史认同。新国度（a new country）并非是与过去一刀两断的

全新开始，而是一个知道过去如何呈现及如何作用的清醒状态。为此，巴恩认为，过去是一个想象之物，新的价值会以传统和继承的名义顺理成章地得到宣扬，对过去的认同一般以家庭、节日和乡村三种模式予以展开。在英国的殖民地阿德莱德，移民与定居博物馆（Migration and Settlement Museum）强调现实与想象交织的澳大利亚多元文化，移民群体叙事与认同构成了历史展开的主线。澳大利亚南部的海事博物馆（South Australian Maritime Museum）则以个人认同导向为主，相应的，多样的历史物件成为主角，人与物的互动、移情与融入成为博物馆的价值所在。最后，巴恩回到英国伊丽莎白白乡村屋舍（Littlecote House）的案例上来，介绍了这一历史“物件”在不同时期、不同群体、不同个人眼中的认同变迁与不确定性。巴恩在这篇文章中没有明确提出什么问题或答案，但却揭示了博物馆在建构认同方面的复杂性。

诺曼·帕尔默（Norman Palmer）是埃塞克斯大学法律系教授，他在《博物馆与文化财产》一文中从法律角度解析了博物馆物件征集与注销过程中遭遇的困境。围绕文化财产所有权、控制权和阐释权展开的讨论<sup>[19]</sup>是后殖民主义时代博物馆的重要议题之一，更重要的是这关涉着身份认同、文化权利、殖民遗产等诸多方面。正如帕尔默在文中所说的那样，“当代博物馆管理是无法独立于政治和经济的，其基本的法律信条也受制于政策与财务状况”<sup>[20]</sup>。虽然如此，文章的讨论远远比这更为复杂。法律在处理这些关键议题时也存在自身的缺陷，比如处理问题时依靠共识而非科学，国际惯例而非自我主张，视角主义而非普遍主义。在物件获取过程中，价值的认定标准，法律条款的适用，国际贸易的协商都是特定案例中需要考虑到影响要素。习俗、传统、出借、责任、义务等方面也是博物馆在物件陈列过程中予以关照的基本要点。在国家层面，博物馆物件注销过程中的法律问题也并不比物件的征集简单，不同类型的博物馆有相应的注销程序与严格的法律规范。帕尔默这篇文章虽然以法律的视角切入，但是有关博物馆法规的讨论更像

是一个文化体系而非法律体系的事实，流露出了整体主义的思量和人文主义的关怀。

### 三、观众体验： 有关学习、沟通与参观现象的思考

虽然系统的博物馆观众研究有一条相对封闭的发展轨迹，但是观众研究也不免受到博物馆教育职能的影响，两者之间有时是相辅相成的关系。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两种新型的教育理念，并逐步在博物馆领域达成共识：一方面，意义阐释与生成的中心从博物馆转向观众；另一方面，教育在语义和观念层面转向学习与体验<sup>[21]</sup>。这本论文集同样兼顾了有关博物馆观众的议题讨论，有两篇文章聚焦于博物馆与观众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笔者将其归为“观众篇”。

菲利普·赖特（Philip Wright）是一名视觉艺术顾问，同时也是自由撰稿人、研究员和展览组织者。《艺术博物馆中观众体验品质》一文关切的问题非常简单，同时也非常棘手：即博物馆因为尚未就观众层次、类型或维度达成共识，而无法满足公众需求与期待。具体而言，博物馆传递的知识是复杂的，来馆观众是多样的，信息传递方式有时是无效的，在此情况下，有效的学习与沟通应该如何实现呢？据此，赖特选取了独具特色的艺术博物馆<sup>[22]</sup>为分析对象，讨论博物馆与公众沟通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博物馆工作人员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当前的博物馆不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空间，也不再是基于评量传递信息的场所，实际上，参观博物馆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体验，或者说是一个表演和探索的过程。基于理念上的转变，下一步即是实务工作的具体落实。在此，赖特为我们罗列了一些可供借鉴的策略：为观众解释物件或展览分类的原因，照顾首次来馆观众；为艺术的理解提供多层面的参照物，保持博物馆的开放性；适时改变展览方法，调整观众学习和参观的节奏；设置诸如休息室之类的空间；设置内容更丰富的标签说明；展览的内容应考虑观众的认知结构；关注物件广阔的背景信息，兼



顾共时性和历时性；完善机构评量机制，确定博物馆在社会中的合适位置<sup>[23]</sup>。在文章的最后，赖特跳出了具体的博物馆实践，站在时代的前沿为博物馆如何提高观众参观与体验的品质出谋划策<sup>[24]</sup>。在笔者看来，处于枢纽地位的博物馆专业人员能否转变传统认识并落实在具体工作中，是这场变革运动能否成功的关键所在。

尼克·梅里曼（Nick Merriman）是公共考古与博物馆研究方面的专家<sup>[25]</sup>，现为曼彻斯特大学博物馆研究方向的荣誉教授。梅里曼在《作为文化现象的博物馆参观》一文中表达了对现有观众研究的不满，因此，他以一项国家规模的研究重新探讨博物馆与观众之间的关系，即将博物馆参观放置在广泛的社会文化背景下来理解其文化意义。在有关观众研究的分析中，观众的分类是首要考虑的。梅里曼以博物馆参观频率为指标，对观众进行了基本的分类：频繁参观者（frequent visitors）（一年参观3次或更多）；定期参观者（regular visitors）（一年1-2次）；偶尔参观者（occasional participants）（最近一次参观在1到4年间）；极少参观者（rare visitors）（最近一次参观在4年以上）；从不参观者（non-visitors）（从未参观过一个博物馆）<sup>[26]</sup>。在此基础上，梅里曼系统比较了不同类型观众在参观动机、博物馆态度、博物馆形象、参观行为等方面的特点。如果说上述研究对观众研究的问卷设计有所启发的话，接下来的内容则对结果的分析与阐释有所裨益。梅里曼在马琳连·胡德（Marilyn Hood）、艾琳·胡珀-格林希尔（Eilean Hooper-Greenhill）、大卫·普林斯（David Prince）、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y）等学者的基础上，从认知心理学、文化社会学和“休闲机会”学说三方面评述了博物馆参观的解释路径<sup>[27]</sup>。前两种理论都有其自身的优势和缺陷，第三种理论是一种综合的尝试。20世纪80年代是博物馆与遗产盛行的时代，诸如个人主义和家庭导向的社会景观等新变化随之出现。与过去常见的阶级同化与模仿不同，这一时期的社会主体更具有创造力和积

极性，相应的则是对博物馆参观行为的新认识与新解释。在文章的最后，梅里曼基于博物馆多样化和包容性的社会事实，表达了对未来博物馆发展的乐观心态。

#### 四、目的感： 有关新博物馆学方向的思考

作为里程碑式的著作，《新博物馆学》一书在博物馆领域引发了诸多讨论，由此衍生出诸多书评。大卫·卡尔（David Carr）的短评从博物馆与图书馆的现实困境入手，讨论了文化机构未来在面临社会角色与专业价值转型时的命运<sup>[28]</sup>。多萝西·沃什伯恩（Dorothy Washburn）将该论文集与同时代的几本有影响力的博物馆著作相提并论，表达了新一代博物馆学家和学术理论家对于传统博物馆实践的普遍不满<sup>[29]</sup>。书评虽然并未面面俱到，但是批判与反思的主题贯穿始终。丹尼尔·希尔曼（Daniel Sherman）的书评另辟蹊径，他将该论文集与罗伯特·拉姆利（Robert Lumley）的论文集——《博物馆时间机器》<sup>[30]</sup>进行比较，比如学者的出身背景、博物馆研究的类型和视角等<sup>[31]</sup>。通读上述几篇书评即可发现一个现象：《新博物馆学》并非是横空出世的杰作，而是与其他相关研究共同构成了有关新博物馆学的整体表述。

笔者采取了相对简单的写作风格，即对论文集集中的每篇文章进行系统分类、梳理与评述。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其一是虽然这本论文集在博物馆领域极负盛名，但是国内学术界却普遍处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状态，论文集集中的很多经典文章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二是论文集集中的每篇文章都极具代表性，值得仔细阅读与思考。在笔者看来，相较于同一主题的文章，1989年诞生的这些思考无一不具有典范意味。其三涉及上文提及的主题分类，即博物馆物件研究、博物馆社会议题研究和博物馆观众体验研究三个方面，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潜在的主题分类奠定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博物馆学界有关博物馆研究的基本

格局。

毋庸置疑，该论文集在当代博物馆研究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各位学者献言献计，从不同研究主题和问题意识出发，质疑了传统博物馆形态在新时代的合法性与有效性。在笔者看来，该论文集的价值远非对以往博物馆理论与实践的不满情绪和批判精神所能概括的，它更大的贡献隐含在论文的主题分类中，或者说体现在20世纪90年代英国博物馆研究脉络中。换句话说，重思英国博物馆自维多利亚时代以来的价值体系——将关注点从方法转向目的仅是这本论文集“承前”价值的体现，而奠定20世纪90年代以来英国博物馆学界有关博物馆研究的基本格局则是“启后”价值的集中反映。前者清理了博物馆的历史遗产，而后者则开启了博物馆的后来之路。

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英国博物馆学界发生了什么呢？在笔者看来，其基本格局不外乎上文对论文集主题所做出的分类范畴的深入研究。在博物馆物件方面，莱斯特大学博物馆研究专业的学者苏珊·皮尔斯（Susan Pearce）的相关研究令人叹服。她的诸多思考不仅开辟了用符号学解读物件意义的新视界，而且还将博物馆的藏品研究带入到社会史的宽广领域。在博物馆社会议题方面，理查德·桑德尔（Richard Sandell）有关博物馆、社会

权利和公平正义的论述极为出色，他大量的出版作品涉及到博物馆在介入社会议题时应该扮演的角色与承担的责任，为博物馆嵌入社会，寻求社会目的感奠定了基础。在博物馆观众研究方面，乔治·海因（George Hein）和艾琳·胡珀-格林希尔对博物馆教育、学习与观众等方面的研究承袭了博物馆与公众之间关系的相关思考。当然这也不是说其他研究领域和出色学者并不重要，而是说后期的研究基本上继承并延续了《新博物馆学》一书提出的相关议题。

迄今为止，《新博物馆学》一书遭到的最大指责无外乎质疑它的英国传统。新博物馆学是针对“过去”“传统”“旧”而言的，因而新博物馆学理应是无关乎特殊语境的有关当代博物馆的普遍认识。这一提法看似有理，实际上却失之偏颇。一方面，任何文化机制都是特定语境的产物，英国的新博物馆学理念和实践也不例外，自然要框定研究对象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当代新博物馆学是一个“复数”概念，即英国传统和拉丁美洲传统，聚焦于传统博物馆价值重思的《新博物馆学》属于前者。如此看来，《新博物馆学》一书是关于传统博物馆如何根据时代变迁重置自我的思考，它与聚焦于博物馆转向的拉丁美洲传统共同构成了有关当代博物馆理念的整体表达。

#### 注释

- [1] 张誉腾：《生态博物馆：一个文化运动的兴起》，五观艺术管理有限公司，2004年，第4页。
- [2] 珍妮特·马斯汀著，钱春霞等译：《新博物馆理论与实践导论》，江苏美术出版社，2008年，第7页。
- [3] Peter Vorgo. Introduction.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3-4.
- [4] Sharon Macdonald. *Expanding Museum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Sharon Macdonald.ed. *A Companion to Museum Studies*, UK: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2006: 2-3.
- [5] Stuart Davies. *A Sense of Purpose: Rethinking Museum Values and Strategies*. Gaynor Kavanagh.ed. *Museum Provision and Professionalis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35-37.
- [6] Charles Smith. *Museums, Artefacts, and Meanings*.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8.

- [7] Charles Smith. Museums, Artefacts, and Meanings.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10-19.
- [8] Charles Smith. Museums, Artefacts, and Meanings.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20-21.
- [9] Ludmilla Jordanova. Objects of Knowledge: Historical Perspective on Museums.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23-25.
- [10] 彼特·佛格著, 潘守永、雷虹霁译:《博物馆展览的修辞学》,《面向未来的博物馆——欧洲的新视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168-180页。
- [11] 彼特·佛格著, 潘守永、雷虹霁译:《博物馆展览的修辞学》,《面向未来的博物馆——欧洲的新视野》,北京燕山出版社,2007年,第168页。
- [12] Peter Vergo. The Reticent Object.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43-45.
- [13] Peter Vergo. The Reticent Object.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48-52.
- [14] Colin Sorensen. Theme Parks and Time Machines.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61.
- [15] 主题公园形态光谱如下:原址保存的残存史迹(如庞贝古城);位于原址、结合了原件和重建的建筑物以重现历史背景的户外博物馆(如殖民时期威廉斯堡);将历史性建筑物迁移到非原址地区,以便阐释特定主题,或是组合成一个假象的过去社区的户外博物馆(如上加拿大村, Upper Canada Village);混合真实、原型和想象等元素,偏重以象征手法创造出过去的文化资产主题公园。详见George MacDonald, Stephen Alford著,李惠文译:《博物馆与主题公园——相冲击的两个世界?》,《博物馆学季刊》2000年第1期。
- [16] Paul Greenhalgh.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and Politics: Lessons from the Grea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74-75.
- [17] Paul Greenhalgh. Education, Entertainment and Politics: Lessons from the Great International Exhibitions.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85-88.
- [18] 吉见俊哉著,苏硕斌等译:《博览会的政治学》,群学出版有限公司,2010年,第1-24页。
- [19] George Stocking.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George Stocking.ed. Objects and Others: Essays on Museums and Material Culture, Madiso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5: 3-14.
- [20] Norman Palmer. Museums and Cultural Property.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177.
- [21] 尹凯:《博物馆教育的反思——诞生、发展、演变及前景》,《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2期。
- [22] 艺术博物馆关心的是艺术品而非观众的体验品质。在它们看来,体验来源于观众对艺术品的沉思,只要艺术品在,体验就是良好的。相对而言,艺术博物馆是最难培养公众意识的博物馆类型。以此为例,可以将转型的各种困难考虑在内。详见:Philip Wright. The Quality of Visitors' Experiences in Art Museums.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119-120.
- [23] Philip Wright. The Quality of Visitors' Experiences in Art Museums.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136-143.
- [24] Philip Wright. The Quality of Visitors' Experiences in Art Museums.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146-148.
- [25] 尼克·梅里曼著,黄洋、高洋译:《让公众参与博物馆考古》,《南方文物》2012年第1期。
- [26] Nick Merriman. Museum Visiting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151.
- [27] Nick Merriman. Museum Visiting as a Cultural Phenomenon. Peter Vorgo.ed. The New Museology, London: Reaktion, 1989: 159-164.
- [28] David Carr. Reviewed Work: The New Museology by Peter Vergo. The Library Quarterly, 1991(3): 340-341.
- [29] Dorothy Washburn. The New Museology: The New Museology. Museum Anthropology, 1992(2): 58-61.
- [30] Robert Lumley.ed. The Museum Time-Machine: Putting Cultures on Displa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31] Daniel Sherman. Museums and Their Discontents. Art History, 1990(3): 409-413.